

幽靜的田園

屠格涅夫著



幽靜的田園

屠格涅夫著

趙蔚青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ЗАТИШЬЕ“

幽靜的田園

有版權

著者 屠格涅夫

譯者 趙蔚青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春明印書館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改訂初版 1—4000 冊

〔文學·藝術〕 74000 字

定價 5,5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參柒號

屠格涅夫在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五五年間所寫的幽靜的田園等中篇小說裏，把他的才華充分發揮了出來：表現了他的態度、他的內在思想、他的魄力。這些小說裏滲透着深沉的憂鬱。俄國的知識份子，充滿了絕望，甚至在愛戀中，都不能盡情傾訴出剷除一切障礙的強烈情感來；即使在環境有利於他的時候，他也常常使那愛他的女子陷於悲哀、失望……

俄國知識份子的完全絕望，貫注着他這個時期的所有小說。除了少數人還算有毅力，或者短時期奮發有爲外，一般都沉湎於酒館、彈子房的逸樂中，消磨完了一生，或過着別種腐化的生活。屠格涅夫在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五五年間所寫的這些小說，都帶着悲觀主義的色彩。這由於當時正處在尼古拉一世統治的時期，是俄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摘譯自克魯泡特金著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

第一章

在T省X縣薩索伏村地主正宅的一間新近粉刷的、相當寬大的房間裏，有一位穿着外套的青年，坐在一張古舊的、歪扭的小桌子旁邊的一把窄木椅上，查看着賬簿。在旅行用的銀燭臺上點着兩支蠟燭，擱在他的面前；在一個角落的凳子上，擺一個敞口的食物籃，另一個角落裏，一個僕人正在安放着一張鐵牀。間壁後面，一把沙摩瓦●嘩嘩地、嗤嗤地響着；一條狗在剛才收進來的乾草上打着滾。有一個留着大鬍子、面孔明達的農人，身穿一套新服裝，腰繫着一條紅腰帶子，顯然是位村長，站在門口聚精會神地望着桌旁的那位青年。靠着一面牆，有一架很古舊的小型鋼琴，擺在一個同樣古老的、有鑰孔而不用鎖的衣櫥旁；兩窗之間，可以看到一面晦暗的鏡子；間壁上懸掛一幀古舊的畫像，畫幅上油彩脫落，顯現出一位婦人，穿

●類似中國火鍋的一種銅茶壺。——譯者。

着用箍骨撐大的裙子，頭髮上敷着髮粉，纖細的頸上，圍了一條黑飾帶。從這天花板顯見的參差不齊，從地板滿處是裂縫和傾斜不平看來，可想我們介紹給讀者的這所小宅舍，已經存在有悠久的年代了；裏面不常住人；它只是給地主來到時下榻使用的。坐在桌旁的這位青年，就是薩索伏村的主人。他是昨天晚上才從大約八十哩以外的一个較大的田莊來到的，視察過產業，聽聽農人們的請求，及查看一下各樣事務的報告以後，第二天便打算離開。

『算啦，』他抬起頭來說，『我乏了，現在你可以走了，』他對村長接着說，『明天可早點來，還告訴農人們一早就通通到這兒來，你聽到了嗎？』

『是的，先生。』

『還叫本村錄事把上個月的報告給我帶來。不過你把牆倒刷得挺好，』這位紳士又說道，環顧了一下四周，『總算收拾得看着乾淨一點。』

村長也張望了一下牆壁，沒有作聲。

『好，我這就走了。』

村長鞠了一躬就走出去了。

這位武士伸了個懶腰。

『嘿！』他喊道，『倒茶來——到睡覺的時候啦！』

僕人進到別的房子裏去，不一會就用盤子端着一杯茶，一串店裏做的麵包捲和一小壺乳酪回來了。這位青年開始喝茶，但是還沒有等喝上兩口茶，就聽見有客人進到鄰屋的聲音，並且有一個尖嗓的聲音問道：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阿斯達霍夫在家嗎？我們可以見見他嗎？』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這就是那位穿外套的青年的名字）惶惑地望着僕人，急忙地囁囁着說：『去看看是誰。』

僕人出去了，小心翼翼地關着身後的門，門並沒有關好。

『告訴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那同樣的尖聲繼續說，『若是不嫌打擾他的話，他的鄰居伊巴托夫想要見一見他；還有另外一位鄰居伊凡·伊里奇·鮑德利亞珂夫同我一道來；他也想給他請安。』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不由自主地做了一個厭煩的手勢。不過，僕人進屋裏來的時候，他却對他說：

『叫他們進來。』

於是他站起來，等待着客人們到來。

門開了，客人們就進來了。其中的一個是一位身體魁梧、頭髮斑白的老紳士，圓圓的小腦袋，有一雙淡色的眼珠，打頭走上來；另外一個是一位有三十五歲的、高個兒的瘦子，長一副黧黑的長臉，頭髮蓬亂，晃晃蕩蕩地跟隨着走。那位老紳士穿一件整潔的、釘着大珍珠釦的灰色常禮服；在他的脖子上，鬆散地打着一隻粉紅色的蝶結，把他那白襯衫的翻領遮掩了一半；他的腿上綁着護膝，他的蘇格蘭呢的褲子帶着好看的格紋，而總括起來他給人一個欣然可親的印象。反過來，他的同伴就不大能讓旁邊人引起好感；他穿一件緊扣着釦子的黑色舊燕尾服；他的冬季厚褲子的顏色，和大衣的一模一樣；在他脖子和手腕上，都看不到有內衣的形跡。那位老人首先走到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跟前去，有禮貌地鞠了躬後，就以同樣的高

聲調說話了：

『我先來個自我介紹吧：你的近鄰，真的，還是你的親戚呢，我叫米海爾·尼古拉伊奇·伊巴托夫。我很久就想和你認識認識。我希望我不致打擾了你。』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回答說，他很高興而且也有這心願……還說他們的拜訪，一點也不打擾他……以及他們好不好坐下來，喝杯茶呢？

『再有這位先生，』那位老人，一面帶着親熱的微笑，聽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未說完的話，一面指着穿燕尾服的那位先生繼續說，『也是你的一個鄰居，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伊凡·伊里奇，他非常想和你認識一下。』

那位穿燕尾服的先生——從他的面貌看，沒有人會想到，他配得上有什麼頂大的想望——面部的表情，是那麼心不在焉，而又昏迷不醒——穿燕尾服的先生，莫精打采而不自然地鞠了個躬。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給他還了一躬，然後又請客人們坐下。

他們落坐了。

『我很高興，』那位老人得意地揮了一下手開始說道，同時他的同伴，微張着嘴，呆視着天花板，『高興的是到底有親自見到你的榮幸。雖然你長年住在和這些地方很隔閡的一個縣城裏——可是我們還這麼說，很把你當作我們的鄰居看待。』

『太不敢當了，』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答。

『不管敢當不敢當，這是實話。你得原諒我，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我們是X縣裏當地的一些直性人，我們的態度坦白；我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會花言巧語。就是在命名日，我們都不穿上大禮服去互相拜訪。真格的！這是我們一貫的風氣。在鄰近些縣份裏，他們因為這個管我們叫「常禮服」，拿這個罵我們出身低微，可是，我們對這個不在乎！我敢說，住在鄉下，還像那樣拘泥什麼禮節！』

『真是，有什麼比鄉下樸素的風俗再好的呢？』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說。

『不過，』那位老紳士繼續說，『我們的縣裏，也有些非常有學識的人，雖然他們不穿大禮服，却是受過歐洲教育的人。譬如，我們有一個歷史家，斯蒂凡·斯

梯巴尼奇·葉弗雪珂夫；他從上古時代研究着俄國歷史，他在彼得堡都出名，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在我們城裏，有一個古時候的瑞典砲彈，你曉得……這個砲彈擺在那兒廣場的中央……你曉得這是他發現的。是的，真的呀！現在，安東·加里奇·岑太勒……研究過海物學；不過，的確，他們說德國人都在這方面很成功。在十年前，此地打死了一條會逃遁的土狼的時候，發現土狼的尾部有特殊構造的，其實是安東·加里奇。其次，有個加布爾丁，也是我們的一個地主；他多半都是寫一些輕鬆的文章，他的文筆很生動；他的文章都發表在嘉拉荻亞①上。鮑德利亞珂夫……不是伊凡·伊里奇，不，伊凡·伊里奇不關心那種事情，而是另外一個鮑德利亞珂夫·塞爾介……他父親的名字叫什麼，伊凡·伊里奇，叫什麼？」

『謝爾蓋奇，』伊凡·伊里奇提示他。

『對了，塞爾介·謝爾蓋奇——他愛好的就是詩。啊，當然，他不是一位普希

① 嘉拉荻亞 (Targuiya) 舊俄雜誌名，出版於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及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

金，可是他有時像彼得堡小伙一樣瀟灑。你曉得他寫阿介·傅密奇的諷刺詩嗎？」

『什麼阿介·傅密奇？』

『啊，我請你原諒，我總是忘記你到底不是當地人。他是我們的警長。那是一首很好玩的諷刺詩。伊凡·伊里奇，你記得那首詩嗎，你記得不？』

鮑德利亞珂夫淡漠地開始念阿介·傅密奇了：

他在我們貴族之宮裏被尊敬着

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總而言之，

『我得告訴你，』伊巴托夫插嘴說，『他差不多是異口同聲地被民衆選舉出來的，因為他是一位最受人敬重的人。』

鮑德利亞珂夫重念一遍阿介·傅密奇：

他在我們貴族之宮裏被尊敬着

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總而言之，

他吃、喝得頂好……

因此他怎麼不是一等警長？

那老紳士笑了起來。

『噓——噓——噓！這首詩是不壞吧？你會相信吧，比方，當我們一給阿介·傅密奇問好的時候，我們大家一定加上說，「他怎麼不是一等警長？」你想阿介·傅密奇聽到這個不痛快嗎？一點也不。不——我們就不是這樣了，問問伊凡·伊里奇吧。』

伊凡·伊里奇只是向旁邊瞥了一下。

『一個人怎麼能爲了一個玩笑就不痛快呢！比方拿伊凡·伊里奇來說吧：在我們中間，他的綽號叫「隨和人」，因爲他對什麼事情都慷慨地答應。那麼，你以爲伊凡·伊里奇對這個不痛快嗎？他不！』

伊凡·伊里奇慢慢地眨着眼睛，起先望那老紳士一下，其後又望望弗拉第米爾

• 謝爾蓋奇。

「隨和人」這個綽號確實與伊凡·伊里奇相符合。在他的身上，找不出來一點所謂意志或者性格的跡象。誰無論到哪兒去，都可以帶他去；誰只要對他說一聲，「伊凡·伊里奇，一塊兒來，」他會拿起帽子就來了；但是，如果別人要過來說，「伊凡·伊里奇，別去啦，」他就放下帽子呆住。他的性情恬靜，愛好和平，他一生向來是一個單身漢，他不玩紙牌，但却喜歡在玩牌人的旁邊坐着，觀察他們的面孔。他就嫌寂寞，缺了友伴不能活下去；在一個人孤獨的時候，他就沉於悵鬱中；不過，他並不常有這種情形。他還有一個怪癖：他清晨很早起來，就常以抑遏的聲音唱一支古老的小調：

從前有一位男爵

過着樸素的鄉村生活。……

由於這個怪癖，他也有個蠟嘴鳥的綽號；籠子裏的蠟嘴鳥白晝只在清晨歌唱一

次，是人人都曉得的。伊凡·伊里奇·鮑德利亞珂夫就是這樣。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和伊巴托夫兩個人的絮談，延續了很長的時間，但是沒有再轉到那麼文縷縷的話鋒上去。那老人詢問着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關於他的田莊、林地及其他產業的情況。關於他田地的經營，已經做的或正打算做的改進事項；他提出了一些他個人的見解；其間，他建議給他，不讓荒草蔓生在草地上的方法，就是把燕麥播種在荒草的周圍，這就會引誘豬用鼻子來把它們掘出來等等。然而，最後那紳士看出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眼睛幾乎要閉上了，而且甚至他的言辭顯出有點遲滯而不連貫，老紳士便站起來了，親切地鞠了躬，表明他不想再攪擾他了，但他希望能有邀請他去用餐的榮幸，不要比次日再晚了。

『至於到我的村子去，』他附帶着說，『我不要說哪個孩子，我敢說，你遇到一隻母雞或者哪個農婦，都可以給你指路；你只要打聽一聲伊巴托夫村。馬自己就可以到那兒去的。』

然而，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稍有點遲疑地回答着，這是他的個性，他說若是

沒有什麼事情就誤他的話……他就會盡量趕來……

『啊，不行，我們希望你一定來，』老紳士懇切地截斷了他的話，他很親熱地和他握了手，一溜煙就走出了屋子，拐彎抹角將要到門口的半路上喊道，『不要客氣！』

那「隨和人」鮑德利亞珂夫啞然地鞠了躬，跟着他的同伴跨過門檻就不見了。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送走了兩位不期而來的客人後，馬上脫了衣服，上床就睡着了。

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是屬於那一流的人物，他們小心翼翼地從事兩三種不同的事業後，就自稱他們決心從實用觀點來看待人生，並且有空閒就設法來增進收入。他絕不傻氣，有些吝嗇，還很理智，喜歡閱讀，喜歡交際，喜歡音樂，但都平常常……而他的舉止極其合體。他才二十七歲。像他這樣的青年們近來漸漸多起來。他是中等個兒，身材優美，容貌愉快而小巧；表情幾乎不常有變化，他的眼睛裏，總是有着同樣冷靜、明朗的精神——只是偶而有點兒憂愁或煩鬱的淡影使他顯

得柔弱；唇邊總是浮着謙遜的微笑。他長着光澤的頭髮，秀麗的、長長的、像絲縷般鬆曲着。據估計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的良田上約莫有六百農奴，他有過結婚的念頭，得情投意合才結婚，但同時也得姿色美好。他特別想要找一個有好親戚的妻子。他認為他需要更廣多的親戚。事實上，他確夠得上「紳士」這個稱號——這是近來很流行的一個名詞。

第二天早晨，我們的紳士照常起來很早，便開始工作起來，並且他的事務處理得很好，這是比我們俄羅斯一般實際的青年們要值得稱許的。他有耐心地傾聽着農夫們七嘴八舌的訴苦和請求，盡可能地使他們心滿意足，他給親戚們之間排解着打架和爭執，跟左近的一些人們談着話，申斥着別人，查核着鄉村錄事的報告，揭穿了兩三件村長那方面欺詐的詭計——實在，他這樣地辦理事情，連他個人都覺得滿意，而且農夫們回家去的時候，都很稱讚他。縱然弗拉第米爾·謝爾蓋奇昨天晚上對伊巴托夫有過約定，他却決定吃午餐，甚至已經吩咐了隨行廚子給他做他所愛吃的鳥雜碎[●]和稻米湯；但是，或許因為他從早晨起就感到稱心如意的緣故，他靜立在